



楼顶“战”事

□徐国南

前年中秋节前一天的下午，楼顶上。
除了大理石板尚保留待用外，原来的水泥隔热板都已不知去向，有三四位外来务工人员正忙着处理楼顶上的垃圾。看到我爬上去，估计我是顶楼的住户，一位年纪大点的指着原盖的油毛毡说，这油毛毡质量很好，至今仍乌黑发光。我告诉他，十年前我曾大修过一次，油毛毡尽选好的，后又两次小修，花了近七千元钱。

有了话题，我们交流深入起来。他又说，这次有政府出资，你们自己就不用花钱了。我说，是的，至少十年，我不用再上楼顶了，托政府的福，这次旧房改造，我们老百姓不用费力，更不用花钱，就可旧貌焕新颜。他说话带着明显的安徽口音，楼顶上又空旷，话音不容易听清，但大致上我们还是能听懂交流。他抽出支烟，边吸边干活，还不时与我交谈，这个社区有一百多幢房子吧，政府至少得花费四五十万。

虽到中秋，阳光不像夏季那般灼热，但下午两三点钟三十摄氏度左右的气温也足够让那些在楼顶上忙碌的工人们喝上几壶的。我忙着上下楼梯，像淮海战役中老百姓自发支援前线解放军战士一样，在他们的道谢声中替他们烧水送茶，让他们舒适一些。

第二天，即中秋节的下午。我正在午睡，楼顶上就传来“轰轰……”的响声。我装了一

袋月饼爬上楼顶，看到西北角有两个男子，年长的五十来岁，头发花白，两手叉腰，若有所思；年轻的，正躬着腰，在天沟里铺贴油毛毡。我和他们打了招呼后，伸手从袋里拿出两个月饼递给他们：“今天中秋节，人们阖家团圆，你们忙着干活，辛苦了！请尝个月饼，祝你们节日快乐！”年长者连忙说自己不吃月饼，对我的情意深表感谢。年轻的接受了，但仍低着头继续干活。

和他们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们是父子俩，安徽人。年轻的才二十八岁，有两个小孩。在对面忙碌的都是他们的老乡。他们中虽有在本地安家落户或携带小租房的，可更多的却是亲人分离，或父母或妻子在老家留守，有的要照顾孩子读书，有的要照顾年迈老人，只能是天各一方，遥寄思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安慰道：“为了舟山的繁荣和明天，你们无私奉献，将智慧和汗水洒在了我们岛城的土地上，军功章上将会刻上你们的功劳。”他微笑了一下，那古铜色的脸上漾起幸福和自豪。

第三天（农历十六）清晨六时半左右，楼顶上又传来响动，这么早又在干活了？我一边嘀咕，一边爬上楼梯，果然，几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已经上班。其中一个穿黄色T恤衫的男子右手握着煤气铜管，酒杯形的喷头正踹着绿色火苗，发出“轰轰”的响声，他用左手

将整筒的油毛毡缓缓展开，与左边的油毛毡边沿等距离重叠，然后将那喷头在油毛毡的外面缓缓移动。绿色的火苗疯狂地跳跃，高温下油毛毡迅速软化，与地面紧紧相吻难舍难分。

当我帮他们清理掉楼顶上几片垃圾，转身看时，发现一只煤气管横卧着，煤气管喷头正踹着火苗狂舔着瓶底，我急忙叫喊着：“师傅，煤气瓶底怎么可以用火烧，不会爆炸吗？”他们却若无其事，笑着说：“没关系，我们经常这样烧的，你放心好了。”另一位解释说，瓶底里有积水，用火一加热，煤气上浮，有助燃烧。看着他们那临危不乱遇险不惊的神情举止，我觉得自己真是有点大惊小怪。

下午，战斗正酣，周围几幢房顶上的务工人员正挥汗奋战，平展的油毛毡透着乌黑的光亮，隔热板堆叠排列恭候加盖。高大的吊车正伸展着巨大而修长的臂膀将整袋的砖块从地面上轻轻提起，徐徐上升，又缓缓落在房顶，卸垃圾，提砖块，运隔热板……

傍晚五时半左右，夕阳西下，我想去看看楼顶上油毛毡铺贴进展情况。爬上楼顶，几位师傅尚未下班。他们说，中午热，只能早晚多占点时间了，可以早点完成任务。

夕阳斜照，将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像一个个高挑的巨人，令人敬仰。

秋之遐想

□谢良宏

时父亲看着我们高兴无忧的样子，脸上堆起了欣慰的笑容，欢声笑语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里，满满回荡。
中秋时节，是老家收获玉米的季节。望着渐渐盈满的玉盘，父亲的心情是兴奋的，看着一堆堆黄灿灿的玉米，喜上心头。玉米收获到家，父母期盼天晴，剥掉包叶晒干玉米，就连中秋的晚上也不停歇，他们充满喜悦，在月光下忙碌。月亮很是炫目，都不用点灯。

八月十五吃过晚饭，爸妈让我们挨家挨户去送月饼、水果，给老人们拜节问安。回来后，看到家里院子中的桌凳上也摆起了水果和月饼，数量虽不多，但也足够我们围坐在桌子边，吃着笑着，聊工作、谈学习、说收成……那时候没有电视机、手机之类，月饼品种也很单调，馅里也就是青丝红丝、花生仁、核桃仁等，但那种团团圆圆的感觉，挚爱相聚的亲情场面，回想起来，让我觉得特别的温馨，那种分享快乐的滋味是多么的幸福。

如今，出门在外的弟弟，得知今年家里的玉米又丰收了，赶紧告诉我。我们兄弟俩仿佛

又瞧见了父母亲忙碌的身影，想起了那一串串美好的场景。此时，凝眸浩渺的明月，万种思绪油然而生，耳畔仿佛又是一片嬉闹声，似乎又围绕在父母亲的膝盖下……

长大了，一个个走出家门，或外地求学、或在外工作，每逢佳节倍思亲，无尽的遐想，也许是每位游子的心声吧！

月亮永远是家乡的圆，因为家乡有着无法割舍的亲情，有着难以忘怀的童真。身在他乡，少了父母的一份唠叨，但多了一份同事们的关心，每逢中秋夜，吃着单位分发的月饼，参加轻松愉悦的活动，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殷殷祝福，温馨之情也是浓浓弥漫着。有时，看着身边的妻女，想着远方的父母，一边是责任，一边是牵挂。但愿：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身边的人，家乡的人，他们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地度过每一天，直到永远。

伫立窗前，明月依然高照；仰望天穹，心中充满希冀。我的遐想，我的思绪随着皎月正在不断地跳跃、缥缈……

月圆中秋，情系十六

□力女

中秋，那一轮满月，如铜镜高悬在湛蓝的夜空，我抬头仰望，月如水一般清澈。圆月的月，她祝福着团圆的亲人，也寄托着对离去的亲人的思念。

中秋之夜，我依然如故，将小圆桌摆放在楼房的阳台上，再在圆桌上摆上一盆各色月饼，思念已故的亲人。

月光朦胧而充满情思，我情不自禁想起了父亲戒烟供我读书的情景。

那是1960年的八月十六中秋节，早饭后，突然，父亲提出他要“戒烟”了。至此父亲的吸烟史已有二十多年了，而且他烟瘾严重，每天最起码要抽一包，有时候甚至要抽上两包。一日三餐，饭后那支烟是必不可少的。我小时候看着父亲吃完饭后，习惯地从衣裳“表袋”里抽出一支烟来，“喇”地划燃火柴，慢慢地点燃，两指夹着，一口一口缓缓地吸着。烟的烟，从他的鼻子孔中冲出来，有时从口中“呼”的一声吐了出来，长长的，浓浓的……一支烟一直吸到要烫着手指了，还舍不得丢掉。那个时候的香烟是没有过滤嘴的，他接着拿出小烟斗，把香烟屁股插在小烟斗上，继续吸，直吸到烟在烟斗里成了灰，他这才叩叩小烟斗，罢了。

我祖母问他：“你为啥要戒烟？”父亲淡淡一笑说：“供儿子上初中读书嘛！”

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在合作商店工作，一个月收入只有三十多元钱，要供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日子过得非常拮据。但父亲总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能供我和弟弟读书。

因为他们这一代人，年少时贫穷无法进学堂读书，一辈子不识字，他总是说：“不识字、不识算，做人呆一半。”

父亲说戒就戒，即便这一天是六横人的中秋节。戒烟，对烟瘾严重的父亲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需要经受一场严重的“考验”，需要一次“脱胎换骨”。

那天晚饭后，我们一家人坐在院子里，母亲将买来的月饼分给我们，每人一个。父亲感到乏味就把自己的递给了祖母，我看到父亲像是掉了魂似的，萎靡不振，祖母和母亲也把月饼放在小方桌上，呆呆地端坐着。这情景下我也不想吃月饼了，拿在手里，两眼直视着父亲。只有弟弟边吃着月饼，边嚷着要祖母讲“吴刚伐桂”。可祖母看到父亲如此精神状态，也提不起精神，那年的八月十六中秋节我们家是在沉重的气氛中度过的。

每餐饭后，我发现父亲与往常一样，依然

习惯地把手伸进“表袋”去取烟，但过了好一会儿，只拿出那个小烟斗，放在嘴里拼命地吸着，原来在烟斗里还留有一股烟味，能缓解一下他的烟瘾。刚戒烟的日子对父亲来说真是度日如年，小烟斗的烟味随着时间流逝慢慢消失了。那怎么办？最后，还是祖母想出法子，买些糖果，放在父亲的“表袋”里，当父亲要拿烟时就拿出糖果吃，来缓解烟瘾。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经过一番痛苦折磨，父亲终于把烟戒了，为了表明与烟彻底决裂，他要把那只“小烟斗”扔掉，我舍不得，就把那只“小烟斗”珍藏起来了。

光阴似流水，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我现在也退休了。每每拿出那只小烟斗，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父亲那痛苦戒烟的情景来，我一辈子不会忘却父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

每当我在工作中受到挫折，或是生活上碰到困难时，那只“小烟斗”就会给我勇气，就会催我奋进。

“人活着，需要一点精神。”这就是我从父亲的戒烟中领悟到的一个真谛吧。

中秋月，月澄明。心心念念不相忘，年年岁岁望月情。我和皓月相对而坐，月光如父亲的目光轻拂在我身上。

美，在月色中陈言（外一首）

□石泽丰

夜幕里，山退出了我怀中的月色
远远地，保持着眷顾的距离
以排列成群的架势 窥视
我怀抱今夜
怀抱微弱的光芒

我把美夹在深山的鸟鸣中
等闲云游走 世俗退尽
蹲伏于山间的野兽
用三两声悲啼
砸出夜深惊恐的窟窿

溪水疾行 不置万物一词
我用一支笔
想放空峡谷的冷寂
这些人间斑駁的美
此刻，真的离地面很近
离天空也很近

灶

一切。为人类的生活
心脏中，总是塞着
干松的柴禾
仿佛是解百结的熔炉

唯独。那一把豆荚
在诗歌规整的平仄中
灼伤了于建先生
至今未愈。学生还在
用语文教材中的《七步诗》
为他擦拭流在三国的泪水

我小的时候，见过
灶为难过荒年的母亲
一家人缺吃的日子
串起来比一年的光阴还长
断了的那一节
断成饥荒
火热的灶堂
在某些夜晚，也
出现过冰凉的景象

如今，生活富裕了
总想吃吃土灶烧的饭菜
吃着吃着就想起了娘
想起了贫穷和故乡
这滋味，像一捆捆好的干柴
遇上回忆的火点
乡愁也在跟着助燃

